

## 生态翻译学“译有所为”视角下汪海岚儿童文学翻译思想探析

梁新荣

南宁理工学院

[摘要]汪海岚女士为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对外推广、译介与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译有所为”的角度出发,从“为何译”“译什么”“如何译”三个方面探讨汪海岚女士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

[关键词]“译有所为”;汪海岚;儿童文学翻译思想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1.1822

## 一、前言

原创童书输出是我国“走出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了海外,其中不乏佳品名作。作为曹文轩原创儿童文学系列的首席译者,汪海岚女士步入了中国人的视野。虽然这是位来自英国约克郡的译者,但汪海岚女士却为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对外推广、译介与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汪海岚女士现工作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任东亚货币研究员。从小热爱图书的她早年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后来在中国北京的留学经历使她对中国文化产生了特殊的情愫。上个世纪90年代汪海岚也曾怀揣翻译的梦想,执笔翻译了中国作家余华与张承志的作品,但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搁置。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使汪海岚重拾译笔,此后便与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结下不解之缘。十年间,经汪海岚女士之手翻译的中国原创文学作品超过50部,其中与儿童原创文学相关的译作就多达21部。2015年汪海岚成功英译了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并于次年斩获国际大奖,之后曹文轩双语作品集诞生。除了小说,散文,汪海岚的译作还包括中国儿童绘本,如《恐龙快递》、《爱数数的口罩》、《我是花木兰》、《安的种子》、《云朵一样的八哥》、《小兔的问题》等。其中《安的种子》、《小兔的问题》和《青铜葵花》成功入选2018年欧美主流书籍榜单。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开始获得国外读者的认可。将中国童书的魅力传播出去,译者功不可没。汪海岚女士在多年丰富的翻译实践中,对儿童文学翻译逐渐形成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观点与思想也在不断成熟与完善。2020年秋,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赵霞与之进行了网络对话。在对话中,汪海岚女士就中国儿童文学翻译、创作与接受阐明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使读者从中得以管窥其部分儿童文学翻译思想。

生态翻译学的诞生为翻译研究另辟“新”径。透过生态视角,翻译活动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译有所为”是生态翻译学的重要概念之一。本文研究将基于2020年赵霞教授与汪海岚女士网络对话,结合汪海岚女士的翻译实践活动,尝试从生态翻译学“译有所为”的角度探讨汪海岚女士的儿童文学翻译观或儿童文学翻译思想。

## 二、关于“翻译思想”与“儿童文学翻译思想”

什么是“翻译思想”?对于“翻译思想”本体研究,黄忠廉(2010)指出翻译思想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种还未到达翻译理论高度的认识,常以散见方式存在,无系统性,但一经产生,又会反作用于之后的翻译活动。网络搜索该词条得出的结果表明,翻译思想是关于翻译的一种主张或理念,也可以是翻译体悟。这种主张,理念或是体悟通常基于译者自身的翻译经验。基于此,笔者暂且将“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理解为译者基于自身的儿童文学翻译实践而产生的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认识、感悟、主张或者理念等。这种认识、感悟、主张或者理念与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密切相关,可能产生于翻译实践的任何一个环节或要素。

国内关于名家翻译思想的探讨与研究并不鲜见,如钱钟书的“化境”(孙山,2021)、梁启超的“国家翻译实践思想”(高玉霞,任东升,2021)、林纾的“翻译爱国思想意识”、林语堂的“传播中国古代文明和古老智慧的译创思想”(胡萍英,张家秀,2021)等。儿童文学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重要分支之一,因其既有文学翻译的普遍性又具有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但业界学者关注的焦点似乎并不在此。关于优秀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研究较少。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任溶溶、周作人、鲁迅等人的儿童文学翻译观与翻译思想,比较典型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也主要围绕是否“儿童本位”展开。鉴于此,笔者认为,探讨更多优秀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或有必要。

## 三、生态翻译学“译有所为”视角下汪海岚儿童文学翻译思想探析及实践

“译有所为”是生态翻译学重要的概念之一,从内涵上看包括两层涵义:一,指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特定的主观动机;二,指翻译文本的客观功能。胡庚申(2013)指出“译有所为”还可以进一步围绕“为何‘为’”(why-to translate)、“‘为’什么”(what-to translate)、“怎么‘为’”(how-to translate)对翻译进行研究。因翻译思想可能产生于翻译实践的各个环节或要素,本文仅真对以上的三“为”,探讨汪海岚女士的儿童文学翻译观或翻译思想。

## 1. 汪海岚儿童文学翻译思想之“为何‘为’”(why-to translate)

“译有所为”的“为何‘为’”(why-to translate)分为译者的主观动机与文本的客观功能,解决的是译者“为何译”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译者的翻译主观动机可以是为“求生”,“弘志”,“适趣”,“移情”或“竞赛”等;而文本的客观功能又可包括“促进交流沟通”、“引发语言创新”、“激励文化渐进”、“催生社会变革”、“促进生态文明”、“塑造国家形象”等(胡庚申,2013),门类可谓繁多,不计其数。

汪海岚曾坦言,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翻译虽是“偶然”之举,但翻译一直是她的理想夙愿与兴趣之一。结合汪海岚女士之前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不难看出其儿童文学翻译的主观动机在“弘志”与“适趣”。

在与赵霞教授的网络对话中,汪海岚提到了中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中国既是一个技术进步的现代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注重传统的国度。如何使今天的英语世界儿童认识这样的中国便是她的译文的客观功能之一。汪海岚希望通过中国原创童书向英语世界儿童展示一个更全面,更真实的当代中国。书籍为孩子们提供更多了解中国以及中国儿童的渠道与选择,同时使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变得更丰富和更有趣。

## 2. 汪海岚儿童文学翻译思想之“‘为’什么”(what-to translate)

胡庚申(2013)提出“译有所为”的“‘为’什么”即

“what to translate”，指的是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会选择什么样作品进行翻译，关注点在“译什么”。生态翻译学认为，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本即能够“适者生存”。

汪海岚女士在选择要翻译什么样的儿童作品时，不会来者不拒，而是会寻找整合适应度较高的作品。在与赵霞教授的对话中，她一直在寻找“自己愿意阅读或是愿意建立某种联系”的作品。“找到与自己性之所近的作家作品加以翻译”才能与该作家及其作品产生更多的共鸣并再现原作者的风格。从汪海岚女士目前翻译的儿童书看，她所选择作品大多是一些能够传递积极正能量的，弘扬中国传统美德，体现“真、善、美”的，使人感到温暖、有趣的儿童文学作品。以《青铜葵花》为例，汪海岚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虽然这本童书里描写的是一个苦的苦难，但整部小说却散发着人性“真、善、美”的光辉。阅读的情感也由最初的伤感、同情变为后期的感动和认同，从而深深爱上这部作品。在选择《小兔的问题》进行翻译时，汪海岚认为这本童书阅读时的直接体验是很温暖，很可爱，也很有趣，充满了亲情与童真。这些“爱”为后来两部作品翻译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她所选择翻译的其它儿童绘本《恐龙快递》、《爱数数的口罩》、《躲起来的妈妈》、《云朵一样的八哥》、《骑着恐龙去图书馆》等也能让人感受到其中浓浓的童趣与善意。因此，选择整合适应度较高的童书进行翻译是汪海岚女士“‘为’什么”（what -to translate）的重要原则。

3. 汪海岚儿童文学翻译思想之“怎么‘为’”（how -to translate）

“译有所为”的“怎么‘为’”指的是译者如何进行翻译，解决的是“如何译”的问题。以下笔者将从“忠实”原则上的再创造、“翻译群落”互助这两个角度去探讨汪海岚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的“如何译”。

#### （1）“忠实”原则上的再创造

汪海岚女士在对话中将自己进行文本翻译的微观翻译过程称之为“再创造”，并认为这是她目前能做的“最好的翻译”。尽管如此，汪海岚的儿童书翻译仍遵循着“忠实”的原则。所谓“忠实”指的是“从故事在纸面上的本来样子着手开始翻译”——忠实于原作品的风格，忠实于原作的主旨，忠实于原作的情感，忠实于原作的儿童性与文学性。而所谓的“再创造”意味着“忠实并不代表着直译”，这是一个“适应性选择”的过程，是在译语环境中重建生态的过程。曹文轩双语系列中的《青铜葵花》，《火桂花》，《白马雪儿》，《凤鸽》等译著能够较好地体现汪海岚女士的“忠实”原则上的“再创造”。“再创造”可以体现在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上。《青铜葵花》的译文成功还原曹文轩笔下的“水乡”特色，再现了原文的美学性与声音美。《火桂花》的译文对老桂花树的描绘，汪海岚或使用相同的修辞手法或改换修辞手法来使译文保持了原著的风格与文学性，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汪海岚在语言维度上是高度“依归”于译语生态的——用英语国家人民熟知的，喜闻乐见的，道地的语言体系进行“再创造”。又如在处理作品中人物名字的翻译，为了凸显原作中能够代表作品主旨的灵魂人物，与配角人物姓名直译的方法不同，汪海岚往往会采取再创造的方式。将《火桂花》中的“婉灵”译为“Grace”，《白马雪儿》译为“Looking for the Snowy”都是较典型的例子。为此，汪海岚常常使用环境“补建”、“多维”转换、“仿生”等策略进行“再创造”。

#### （2）“翻译群落”整体意识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群落”定义为翻译活动中以译者为代表的，包括原文作者，译文读者，译文评论者，译文审

稿者，出版者，营销者，赞助者或委托者等“诸者”的集合体。“翻译群落”使一个整体，诸者间必须动态调整自己，平等对话协商，才能促进良好的整体生态环境的培育（胡庚申，2013）。

对话中，汪海岚曾谈及两件事情：一是翻译过程中与编辑沟通商议进行翻译；二是在谈及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译著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的接受问题时，肯定了宣传与推广的重要性。她认为最大的困难之一是“如何使这些图书变得可见”，确切地说是如何让国外的儿童接触到这些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原著和译本。她在访谈中透露目前最初看这些书籍的都是成人，而并非儿童。如果国外的儿童既不知道这些童书的存在，也看不到这些译本，就不会选择这些书籍。她认为流行的儿童译本都是曝光度较高的书，“没有最初的可见度”，后面的增长将无从谈起。这说明汪海岚又较强的“翻译群落”整体意识。良性的翻译活动并不是译者一人“孤身奋战”，而是“翻译群落”共同努力协作的结果。“翻译群落”诸者间只有动态调整自己，平等对话协商，才有利于中国儿童文学译本在国外儿童中的推广和接受。质量上乘的原作和译文固然是基石，但如果失去了“翻译群体”的相互协作，既没有人向儿童推荐这些作品，也没有传播途径，儿童也将无法阅读到这些优秀作品，更不必说“接受”了。

2012年汪海岚执笔翻译了中国当代动物作家沈石溪的作品《红豹》。汪海岚坦诚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红豹》在英语儿童世界未能激起太大反响。这与当时缺少传播途径密切相关。而反观其之后的译作《青铜葵花》、《安的种子》与《小兔的问题》等作品的成功恰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以上汪海岚的“翻译群落”整体互助意识。而汪海岚女士也在身体力行地推行着她的这一理念。2012年后，她与友人成立中国小说俱乐部，定期讨论中国小说；2016年汪海岚更是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再度联袂，自费运营着一个名为Chinese Books for Young Readers的博客，其目的就是要让英国读者能够更轻松地获取与了解中国当代最新的文学资讯。其中的亮点之一便是译介了许多中国当代优秀儿童文学家及其作品等。汪海岚女士用实际行动在宏观角度不断构建着外围的翻译生态环境依托系统，以此助力中国儿童文学的对外译介。

#### 四、结语

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译有所为”视角探讨了汪海岚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研究表明，汪海岚女士从事儿童文学翻译的目的除了“弘志”与“适趣”外，更想通过童书向英语世界的儿童展现一个更全面，多维的中国。在决定“译什么”的时候，选择整合适应度较高的童书进行翻译是汪海岚女士的重要原则，她所选择的作品大多是能够传递积极正能量的，弘扬中国传统美德，体现“真、善、美”的，使人感到温暖、有趣的儿童文学作品。就“如何译”而言，汪海岚将自己翻译行为定义为“忠实基础上的再创造”，并有较强的“翻译群体”整体意识。

#### 参考文献

- [1]高玉霞,任东升.梁启超《论译书》中的国家翻译实践思想[J].外国语.2021.
  -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3]黄忠廉.翻译思想≠翻译理论—以傅雷、严复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5).
- 基金项目:2020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项目名称:生态翻译学视域下汪海岚儿童文学翻译思想及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0KY58005)项目领域:人文社科类。